

麦家说：此书好在太好看

彭启羽 著

继重庆《一双绣花鞋》轰动  
文坛、影视界后，  
又一部高品位力作

成都



的 绣花鞋

数家媒体多次报道、转载、批评、争议，  
众多网友激情点击。

麦



国家级中文类核心期刊

Chengdu

Chengdu

◇ 贾西贝

# 《成都的绣花鞋》冲击波

那夜天空是金沙遗址的倒影，  
银河里泼刺着诡星的精灵。  
麦家<sup>①</sup>对我说：“这书好在太好看，  
届时，我来写序，你印……”

那晚是林薇茵<sup>②</sup>的“人间四月天”。  
酒杯中荡漾着冉云飞<sup>③</sup>的笑脸。  
酒醇。话酣。说起“女鞋”，新鲜：  
“你那分明是成都娘子军跟男人作战！”

那天是郭敬明<sup>④</sup>成都热炒《迷藏》间，  
《天府早报》把“绣花鞋”刚刚载完。  
读者电话打爆“华西”热线。孙建军<sup>⑤</sup>催：  
“快出书啊，人家评论文章已编好一个版！”

贾西贝：诗人、作家、图书策划人。

注 ① 麦家：著名作家，著有《解密》、《暗算》等，原欲为《成都的绣花鞋》作序，后因忙于《暗算》拍摄等事，遂作“遗憾”记。

② 林薇茵：中国著名女才子，先恋徐志摩，后嫁梁思成。

③ 冉云飞：著名学者、作家，著有《夜航船》、《沉疴》等。

④ 郭敬明：80后当红青春作家，著有《幻城》等。

⑤ 孙建军：著名诗人、作家，著有《孙建军诗选》、《疯人独语》等。



# 水

◇林信炳

——哭冷婧

远处是历史是船和战争

合法的残杀

近处是没有上船的人没有载船的水

在准备远行

苦的也沉

甜的也沉

美的也沉

丑的也沉

越来越多的东西要进去

世界越来越深

上面是一面

平平的镜子

下面是镜子覆盖的

波浪的吼声

春天也冷

夏天也冷

秋天也冷

冬天也冷

将来有多少暗礁成不了化石

成了不闪光的心

注：冷婧，本书女主人公，陈果妻子。

结尾处被歹徒虐杀。



# 疼痛

致陈果

有一次萌动了仰望谁仰望不到天空的颜色  
有一年为了向上的角度谁失去了辗转反侧  
有一天面对道路撕掉中间的一页  
有一次找不到疼痛幸福从此不明不白  
事情远非这些，能记起的  
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你不可以告诉世界  
原因不在于你  
有一种生活离不开凡间，也忘不了神仙  
不是因为满世界天真  
不是因为满脑子凡念不能开心  
谁能想到那些陈年旧事  
多一瞬就把一生耗尽  
少一种快乐就让万种痛苦失真

注：陈果，本书男主角



# 成都粉子：枕头上的阳刚兵团？

冷婧深知自己的姿色就是本钱，一心要凭此嫁一个有权有钱的猛男，然后遍享人间幸福。不过命运之神似乎并不理解她，大学里的小角色陈果以猎艳的目的出发，巧设连环妙计，戳脱了她的大款男朋友不说，还进而强暴了她。她不仅将错就错地与陈果结成了夫妻，还一路用姿色为老公进入官场劈山开路，帮助老公“跑官”，教导老公“混官”，最终以“曲线救己”的方式，照样达到了自己所谓的“幸福”境地。至于胡蝶，仿佛天生就是个操作男人的高手，刮出来的枕头风亦好生了得，能让身边所有男人手中的权力与金钱都为自己所用，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 孙建军



Chengdu  
Chengdu  
Chengdu

# 成都伙子： 嗓子吼出来的雄师？

Chengdu  
Chengdu

5



成都把女人喊成粉子，男人们便自称伙子。伙子们能一起高喊“雄起！雄起！”成都伙子往往也会于大街之上发生冲突，但是你往往听到的是嘴上“一个劲地喊”打”身子一个劲的后闪。于是成都话中便诞生了“一个词汇——假打”。

孙建军

Chengdu Chengdu  
Chengdu Chengdu



# 成都麻将：

和了的总是情场与官场？

◇ 孙建军

成都麻将和成都粉子一样有名，有人玩笑地说，麻将乃是国人“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对照书中的荒诞故事观之，它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发明”：它既是弄权的手段，又是经济的杠杆；既是利用别人的“钩饵”，又是被人利用的“钩杆”，试问天下何种利器有此多重功能？

Chengdu

Chengdu

成都：花间一壶酒，文化街上走，美女无数过，麻辣烫风流……

成都：芙蓉花开了一季又一季，美女们走过来一群又一群。茶馆与麻将编织着赵本山的“忽悠”与李伯清的“散打”故事。

春熙路，望江楼，花牌坊，玉林小区……绚丽的字眼在成都的版图上宛如一个个动人的生理部位。

成都，一个每天都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哭笑不得的城市。

成都故事，本书中的陈果是不是《手机》中的葛优？

◇ 向宁

# 成都故事

赵本山的“忽悠”  
+ 李伯清“散打”

# 陈果爱唱的一首歌

成都是一个“哈哈”

成都是一个“呜呜”

成都快乐成都愁

成都男女争上游

成都的天，是明亮的天

穷人富人都喜欢

Chengdu  
Chengdu<sup>∞</sup>





# 成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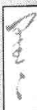
# 绣花鞋

彭启羽 著



## 第一章

# 机遇



## 第一章·机遇

我的仕途终于有点名堂了。下班时李处长突然找我谈话。从处长那里出来，我就迫不及待给老婆打电话。我说婆娘，在家里把屁股翘高点等着我。老婆说啥子事？把你高兴得像饿狗见到屎。我说不是屎，是骨头，到家再告诉你。

我兴冲冲进门时，老婆正弯着腰在床边叠衣服，我便扑上去从后搂住。老婆嗔道，你龟儿子疯了？我说就疯。老婆说你放开，有啥高兴事儿？我说先亲一个再说。

老婆返身一巴掌推开我：狗欢喜有三棒棒挨！你这种地痞流氓阿飞未必也要做官？

我老婆冷婧外表文质彬彬，像个斯文腼腆的小学语文教师，性格内向却喜怒无常，好起来就像一碗蜂蜜水，甜腻腻的把你一身筋骨都要泡化，不好起来就如同一条母老虎，一声虎啸狮吼，把你三魂都要吓掉两魂半，也使我一阵发骚似的自省：我是块当大官的材料吗？我真的配吗？

老婆这些年温柔越来越少，脾气却越来越大。我的进步太慢，她夫贵妻荣的观念又特别深，做梦都想着要当官太太。而我又迟迟得不到提升，她窝在心头的火不找我出，另外去找哪个？

今天，处长找我谈了话，我男子汉的雄风骤然浩荡起来，就对老婆说你猜猜，今天咱家有啥喜事？老婆更加火了，你有屁就放，有啥了不得的！我立即做出一个杨子荣打虎上山的造型：

婆娘，老子过两天就要当科长了！

我满以为，冷婧听见这话，一定会高兴得尖叫一声，然后张开双臂扑过来，搂住我又啃又咬。我就趁机扒下她的裤子，出出憋在我心头的闷气。

没想到，老婆听了这话，并没兴奋得昏了过去，甚至连大吃一惊的表情都没有，只是淡淡地一笑，说别高兴得太早了，在没正式行文以前，啥都可能发生。

我是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单位来的，同时分来的还有四眼。四

眼跟我一进大学校门就成了铁哥们儿，我们臭味相投，把百分之九十的心思都花在对付女同学上面，四眼外号人称“摧花魔头”，很像金庸笔下的邪教人物，而我的绰号却不太雅，说出来很让人不好意思：“月经部长”。

念大学那阵，改革开放才开始不久，各种播放带“色”录相的镭射厅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学校四周肆意蔓延，通宵达旦呆在镭射厅的校友们个个都像服用了过量的兴奋剂，白天晚上都飞檐走壁，女同学的安全问题，就成了一项非常严峻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做了艰苦卓绝的工作，才把本系和外系一部分稍微有点姿色的女同学的月经起止时间弄清楚，登记造册，无偿地提供给每一位需要咨询的男同学。

我的这项护花工程并没对那些漂亮的女同学起到多少保护作用，在校的大学生们，机会比安全更重要，好不容易逮住个机会，头脑一发热，安全就被热情蒸发掉了。

四眼就曾经在咨询了我的情况下把化学系的一位女生弄得月经不来。四眼混帐，硬说我提供的情报不准确，要我赔偿经济损失，把我口袋里惟一的五十元搜走，还强迫我为他四处借贷，把那女生送往一家乡镇医院。我一时糊涂，给那女生的假条上写成了急性前列腺炎，幸好遇见一位比我更糊涂的老师，不然真不知道如何收场。

分到集团公司机关后，我俩更加狼狈为奸，瞪着一双狼眼，四处寻找可餐秀色，很快，四眼盯上了我们科的胡蝶，我则看上了收发室的小姑娘冷婧。

我从“月经部长”到中讯集团公司总部机关的普通科员，唉，也算是官场失意，何时才能混个科长、处长的官帽子？

那阵子，我只要没事，天天都往收发室跑。冷婧对我这位新来的大学生并不感冒，后来才晓得，冷婧对自己的长相充满自信，认定她只要在这里一坐，定会引来无数的俊男帅哥，她的理想是找一位有钱有势、帅气温存的金牌老公。

后来还真等到了这样一位傻小子，样儿很像费翔，老爸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总，有房有车有情人，他本人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保险公司，经常开着老爸的奔驰来接冷婧，每当我看见冷婧吊着他的膀子蹦蹦跳跳地往车边跑，心头就产生出一种苦大仇深之感。我叫住四眼，你得给老子想个办法啊，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人家端我的甑子？

四眼和我在对付女人的问题上各有侧重，我是胆子大，为了女人，可以上刀山下火海，四眼是鬼点子多，把眼镜推一下鬼点子就出一个。

混迹机关这么多年  
深知祸从口出这句话的正确  
不该听的坚决不听  
不该问的坚决不问  
不该说的坚决不说  
今天处长既然问起了  
就不得不说，担心说错  
便决定只说废话



大三时，王结巴爱上二班的朱萍，很想跟她如此这般，四眼就叫他去借了一部相机，绑在长杆上，等朱萍进浴室洗澡时把相机举在窗口上，利用自拍拍朱萍。四眼说，女人就是那件衣服，给她扒掉了，她就乖乖地听你指挥，让她仰着她就不会趴着。

当闪光灯惨白的闪光利剑般地划破女浴室氤氲雾气之时，整个浴室立刻传出一阵地动山摇的尖啸。王结巴吓得扔下杆子落荒而逃。事后学校保卫处的饭桶们自以为是地断定，这是校外的小痞子干的，堂堂大学生，断然不会干出这么下流的勾当。于是，学校附近的那些小流氓就大难临头了，被派出所的人追得鸡飞狗跳，半年不得安宁。

四眼又重新对我谈起他那套女人脱了衣服就听指挥的理论。我气得只想给他一耳光，你他妈的也想让我像王结巴那样，一见到戴大盖帽的就吓得发抖？四眼把眼镜架子往上推了推。别急啊，本人自有妙计。

两天后，四眼告诉我，冷婧左乳房下面有颗豌豆大的黑痣。我说你他妈的咋个晓得的，莫不是做了变性手术混进女浴室？四眼说他堂堂君子，岂能干这种下三烂的勾当，他是让胡蝶代我观察到的。

我打电话把“费翔”约到九眼桥边茶楼里喝茶，对他说，冷婧本来是属于我的，现在你既然要横刀夺爱，本人自知不是对手，甘败下风，决定拱手相让。不过，你以后一定要对冷婧好，绝不能因为她以前跟我有过一段关系而耿耿于怀。

“费翔”的脸色开始暗下来，出现暴风雨来临前的征兆。我继续说你们这些有钱有势的公子哥儿，应该懂得如何心痛女人，冷婧晚上睡觉有打铺盖的习惯，你应该随时惊醒，为她盖好被子。

“费翔”的脸上开始发绿。我再接再厉地说，还有，她左边乳房下有颗黑痣，医生说那痣很危险，搞不好就癌变，所以你平常要搓要揉都要轻些，别让它受到刺激。

“费翔”慢慢地站起来，我以为是要向我握手告别，就主动伸出手，没想到那家伙闪电般地就是一拳，重重地打在我的下巴上。我翻身倒地，人事不知。

下巴肿得老高，吃饭说话都困难，写了张假条，躲在寝室里养病。冷婧踢门而入，愤怒质问我，她啥时候跟我好过？啥时候跟我上过床？我这人向来



色胆包天，送到嘴边来的肥肉，岂能白白放过。我一把将她拉在怀里，说过去没有，现在补上不就得了。

冷婧拼命反抗却不肯大声叫唤。我就知道她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因此就更加增添了我的斗志。进行这种斗争，我经验十分丰富，冷婧根本不是对手，经过一番苦斗穷争，我终于把冷婧压到身下干掉了。

冷婧哭着说要去告我。我说可以，我最多判个五年刑，可你这辈子就想再嫁上一个我这样优秀的男人。冷婧哭道，还是个大大学生，这么下流。我说男人都是流氓，小学生是小流氓大学生是大流氓。我说你别以为我现在只是个小办事员，用不了多久，老子肯定当官，老子舅舅是副省长。

冷婧抬起头有点吃惊地问，哪个副省长是你舅舅？我说暂时保密，我舅舅不准我随便在外面提跟他的关系。冷婧穿好衣服走了，出门时还狠狠地盯了我一眼：“陈果，我不会放过你的！”

两天后，冷婧又跑到寝室来找我，老子现在只有跟你过了。我说跟我过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处长找我谈话时，并不是这么直截了当，而是一本正经地端坐在椅子上，寒暄几句后就问我：“说说，对科里的工作有啥看法？”我心里生疑：对科里的工作就是有看法，能随便乱说？混迹机关这么多年，深知祸从口出这句话的正确。不该听的坚决不听，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今天处长既然问起了，就不得不说，担心说错，便决定只说废话。在机关在官场，说废话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功，人人都会说，人人都必须说，但如何把废话说出水平，说出档次，说得美妙动听天花乱坠，这就要看每个人的本事了。

于是我说科里的工作开展得很正常，这主要是处里领导得好，当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前进道路上出现的，不可避免又是可以解决的。我像整总结材料一样，顺口为科里的工作总结了几点成绩，也说了几点不足。当然成绩是主要的，不足是次要的，最后还提出了两点合理化的建议。

处长对于这种被称作官样文章的废话可能听得太多了，坐在那里洗耳恭听，毫无不耐烦的表情，很礼贤下士，虚怀若谷，不吭半句声。

听完我的废话，处长非常认真地点点头，说很好。接下来又说了一些不咸不淡的废话后，再次突然发问：“让你来主持科里的工作，咋样？”

我被彻底震懵了，脑子里像被人扣了盆糍糊再搅了几下子。我当时的样子肯定呆头呆脑的，非常滑稽。不知道过了几秒还是几分，我才醍醐灌顶般地回过神，顿时血压升高手脚冰凉，心脏里像钻进只小耗子，一阵狂蹦乱跳，几次都快从喉咙管里面蹦出来。

我差点冲口叫出来：天啊！老子要当官了？

好不容易按捺住情绪，结束了与处长的谈话，出了办公室我竟激动得不知东南西北，拧大腿咬舌尖眨眼睛费力劳神闹了好一会儿，彻底落实是真的

不是梦后，就觉得肚皮底下又胀又热，有个气团在装怪相，就感到如果不找个地方尽快把憋在肚皮里的那股气发泄出来，就算不憋死也会憋成急性膀胱炎。

赶紧上厕所，打开裤扣摸出来站在小便器前，鼓了好久的劲，一滴尿也没挤出来，左右瞅了瞅，见里面没人，便冲着小便器上狼藉斑斑的粉墙，放开嗓子，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啊——”

我的叫声还没落，脑后又陡然传来一声更尖厉的叫声。

我被吓了一大跳，掉过头一看，从那排大便器的一扇木门后面，伸出一个惊恐万状脸青面黑的脑袋，冲着我惊咋咋地问：“啥事啥事，出了啥子事？”

是二科的老姜。见老姜这种如遇地震的惊恐状，我连忙解释道：没啥子，没啥子，刚才有一只苍蝇飞到我喉管里面了。老姜气愤地叫道：神经病！吓死人不偿命？我想到老姜一定吓得屁股没措就跳了起来，忍不住想笑，连忙扣了扣子往外跑。

原以为老婆会高兴得把我从嘴巴舔到脚趾，没想到她却反应平平，好像此事她三年前就已经早知道了。

结婚后，冷婧问我那个当副省长的舅舅，我告诉他说他老人家搞腐败被双规了，冷婧马上就跟我翻脸大闹一场，然后卷起衣服搬回娘家不回来了，我只得每天跑到水碾河上门求告，从丈母娘到小姨妹，从水碾河转战到白果林，我挨个儿去拍去哄，用热脸蛋去贴她们的冷屁股。

四眼把我叫去狠狠地臭骂一顿，现在的男人，哪个不盼望着离婚，只有你他妈的这样贱！好汉讨百妻，咱哥们儿离这目标还差得太远，你他妈的半路就想松套，一辈子都屈死在一个女人的裙子下？

没办法，我只好决定跟着四眼在色情路上拉车不松套。没想到我同意离了冷婧家里又不干，丈母娘亲自挂帅，小姨妹打先锋，率领着众姨姐姨妹加舅母子，一路气势汹汹地杀上门来，先将我家祖宗八代、姐儿妹子都“问候”了一遍，然后逼我写检讨做保证，从今以后服从老婆绝对领导，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彻底洗心革面，立志做个新好男人。

四眼知道后气得直跳，你他妈的真贱！这么苛刻的条件，这种非人的待遇你也敢接受？我哭丧着脸说有啥办法，谁让冷婧这蠢婆娘长得这么美，美得我心尖尖都发痛。四眼骂道，天下的美女好多，外国的波丝小姬、凯丽尼拉；香港的张曼玉、关之琳；内地的巩俐、刘晓庆，哪个不是大美人，你小子为啥不对自己来个高起点严要求？

我说那些美人离得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冷婧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再说冷婧除了名气，哪点都不比你说的哪些美人差。四眼气得仰天长啸：孺子不可教也，朽木不可雕矣，以后你小子会哭都哭不出眼泪水来，不信，就走着瞧。

我对四眼说，咱们现在都是国家干部了，有个形象问题，我们也应该

收点手了。四眼说老子早就不想当这个鬼干部了，老子不像你，天生在仕途上抢饭吃的猴子。

四眼说只要有机会就下海经商，老子这辈子孜孜不倦追求的，就是金钱和美女。我说假如有一天我们混到了领导阶层，金钱美女也会大大的有。四眼说国家工作人员到底没有大款好，可以端起机关枪，见女人就扫射。

从那以后，我在家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逐渐养成了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的习惯。我每次下班回家都要先察颜观色，如果发现冷婧肝脾滋润，气色美丽，我也就放心大胆地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丢心落肠。要是发觉气色不对，阴晴莫测，肝筋火旺，就要小心了，最好离她远点，千万别随便咳嗽打喷嚏，让她心头不安稳。

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年她心情美丽的时候越来越少，肝筋火旺的日子越来越多。四眼跑广州后，我落得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找不着了，什么事都只有窝在心里，找烟酒出气，或者溜到顺城大街下的洞洞舞厅去鬼混。

这两年，孩子送到学校寄宿后，冷婧就迷上了麻将，几乎天天晚上都坐在牌桌上操练，很快就成为机关大院内有名的麻坛冷血女杀手。麻将成了她比家庭、职业还要重要的孜孜不倦追求的东西。

开始，我曾转弯抹角给她提个醒，希望她能以家庭为重，少在外面打牌。冷婧一听就火冒三丈，叫道姑奶奶是出去打麻将，又不是偷人养汉，你是不是想把我当成钥匙链链一样，别在裤腰带上，吊在尻子后头？我说打麻将也不是不可以，但总得适可而止，不能每天都坐在牌桌子上来个将军不下马啊。

冷婧说想让姑奶奶呆在家里陪你？脑壳莫想偏了，有本事给我混个科长处长干干，我保证把你打整得舒舒服服的，你想咋个爽就让你咋个爽。

经过几次斗争几次失败后，我也想通了，就来个一家两制，下班后各耍各的，我也落得个自由自在，免得有个处处自以为是的女人长年累月守着耳朵叽哩呱啦，随时随地向你指出这事应该这样做，那事不该那样做，弄得你鼻子眼睛耳朵嘴巴都直冒火。

我管不住冷婧除了她在家比我歪比我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的那些牌友里有我的顶头上司和上司的家属，过于深沉闹起来，会让人怀疑我是在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变相表示对领导不满。

好在老婆牌桌上特别有灵气，总是输少赢多，赢了后回家心情就比较美丽，就补偿似的陪我在床上做运动，把夫妻之间的全部生活都浓缩到十分钟之内，使之成为精品。

我规规矩矩退出厨房回到客厅，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看党和国家领导人这里开会那里讲话接见这个会晤那个。

冷婧把菜炒好又烧了个汤，吃饭时还拿出来一瓶酒，给我斟了一杯，自己也斟了半杯。见她心情突然又美丽起来，就忍不住问道：今天除了我说的你还有啥子事，也山母猪吃肯德基，开洋荤要喝一杯？

冷婧含笑道：“你不是要当科长了吗，还不应该为这事干一杯？”

我说好像我回来以前，你就晓得了。而我则是在下班时才被处长叫去谈话的。冷婧说其实我在两天前就晓得了，我一惊，是张怀诚给你通的气？冷婧说是又咋的了？现在你应该开点窍了啊，许多事情，在牌桌子上勾兑起来，比酒桌子上更容易。喝酒的人都说大话，哪里说哪里丢，酒一醒啥都不记得了。打牌的人不同，愿赌服输，讲信用，说过的话一定要认账。

我问，是不是你在牌桌子上找张怀诚勾兑出来的？冷婧说就凭你那点能耐，当个舅佬馆都没人肯接收！姑奶奶给他打了半年多的技术牌，经常赢这两家输他一家，加起来少说也有万把块，再蠢的人也会懂得起呀！所以我瞅空子跟他谈起你的事，他二话没说就点了头，说想办法考虑。

听了冷婧的这番话，我心头不由得阵阵发紧，浑身汗毛都全部竖起来。副处长张怀诚有如一道蓝色的精灵，幽幽地出现在我的眼帘。

我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老婆与张怀诚的关系极不一般，现在既然老婆已经把话挑明，我这个科长就是因为老婆找张怀诚勾兑而来的，那我的头上定然早已绿鬓婆娑，蔚为壮观了。

不是我太多疑，老婆为我的前途红杏出墙，把自己赔进去是很有可能。因为她这人虚荣心非常严重，做梦都想当官太太。在这个官太太泛滥成灾的机关宿舍里，一般的平妇民女都会感到非常压抑，谁都希望过几天扬眉吐气的舒心日子。

老婆是位公认的美女，即使生了孩子当了妈，都还是那么鲜艳夺目，一个美人嫁给一位平头百姓而又生活在官员成堆的环境里，她能经受得住那种强大的诱惑？张怀诚跟我老婆是“铁杆麻友”，经常在一起打麻将日不落屋夜不归家，勾兑起来特别方便。张怀诚是个有名的好色之徒，采花淫贼，对付女人很有一套手腕。

自从老婆在牌桌上跟张怀诚结成搭子后，我就一直为老婆担心，总觉得她处在一种随时都会以身饲虎的危险中，稍不小心放松警惕，就会被张怀诚米西米西。

但这种担心是不能跟冷婧明说的。一位处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夫人，不会听丈夫这种规劝，而且往往是不说还好，说了反而会更糟，认为你太小看了她，认为你拿这些捕风捉影的事情来劝告她是对她最大的不信任，从而产生出一种逆反心理。我只能在暗中祈祷神灵的保佑，保佑冷婧能随时提高警惕，不受诱惑，保佑张怀诚手下留情，兔子不吃窝边草。